

《英雄格萨尔》:编纂法度与史诗风采

□陈墨

藏族史诗《格萨尔》被先后列入中国和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,编纂与传播,即成当务之急。汉文版的编纂出版,更是重中之重。知名《格萨尔》专家降边嘉措编纂的汉文版《英雄格萨尔》5卷本于今年5月出版,有艺术、学术、文化、社会、政治等多重价值,值得赞赏和铭记。

《格萨尔》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,且是活形态,至今被艺人传唱。史诗故事多达120部,长达100万行;因产生年代不同、流传地区不同、说唱者不同、整理者不同,抄本与刻本不同,异文本数以百计。《格萨尔》传唱千载,如信息之河,支流无数,汇聚了不同演唱者的艺术灵思和文化体悟。篇幅长而形态活,是《格萨尔》的特长,也是史诗编纂的巨大难题。

降边嘉措敢于知难而上,并取得非凡成就,因为他从事《格萨尔》研究工作37年,熟悉《格萨尔》,热爱《格萨尔》,把《格萨尔》工作当作毕生使命。也因为他编纂过汉文《格萨尔王全传》、藏文《“格萨尔”艺人说唱本丛书》10卷,及《格萨尔》藏文精选本40卷、51册,有丰富的史诗编纂经验。还因为他集学者、作家、翻译家、编辑家等多种身份技能于一身,以学者的宽广眼界和渊博学识,作家的艺术才情,翻译家的语言敏感,编辑家的严谨作风,才能在《格萨尔》全貌概观、故事遴选、结构安排、言辞斟酌诸方面,周到细致,举重若轻。这部《英雄格萨尔》,正是他呕心沥血的巅峰之作。

史诗《格萨尔》故事,包括“上方天界遣使下凡,中间世上各种纷争,下面地狱完成业果”,头、尾必不可少,但格萨尔征战故事多达百余部,全选不可能,选什么,如何选?降边嘉措熟谙史诗,《英雄格萨尔》选目精当。书中20余部征战故事,含伏魔、夺爱、保国、复仇、争霸、拓土、掠财、救难等诸多模式,弘扬英雄善业,而不失部落竞争的残酷真相。因采用相对成熟的整理本及翻译本,又参照各种抄本、刻本、唱本,融汇众长而结构齐整,自成一体而气象万千。

20余部故事篇幅巨大,仅《霍岭之战》就有两册,编纂者需精心选材,对史诗故事进行有机重构。《英雄格萨尔》剪裁恰适,繁简合度。举例说,为助格萨尔驯服坐骑,珠牡唱著名的“马赞”,长达309行,从良马分类,到长相、马腿、马齿、毛质、马蹄、骨节等等,唱出游牧民族的马经验和马文化,及爱马深情和衷祝福,汪洋恣肆,摇曳婉转,曲尽史诗风味。而第91章:“玉拉作山贊名扬后世”,编纂者却惜墨如金,玉拉“山贊”有数百句,书中只录了区区12行,语言炫技,点到为止。

史诗韵文,篇幅长而节奏慢,与现代读者欣赏习惯有距离。《英雄格萨尔》文体出新,将纯韵文说唱,改为散文与韵文结合,散文叙事和说明,韵文细描和抒情。如此可节省篇幅,更便于把控节奏,让史诗情节流畅,张弛有度。更难得书中叙述性文字,多从史诗辞句化来,随处可见谚语、箴言、比兴,珠玑满眼,史诗语言特质,得到了高度保真。例如,书中叙侍女烧水——“阿琼吉和里琼吉知道烧水的方法和诀窍:黄刺是乌鸦,应当擦着烧;刺鬼是魔神,应当压着烧;羊粪是饿鬼,应当撒着烧;劈柴是英雄,应当堆着烧;柏树是好友,应当挑着烧;麦秸是青年,应当摆着烧。”

史诗蕴涵丰富,从历史一记忆一传说一传奇一神话,到生活经验一生存智慧一认知方式一宗教情怀一艺术想象,是英雄颂歌也是文化展览,是生活百科也是语言宝库,是历史遗迹也是宗教谱系,是心灵图腾也是娱乐源泉。《英雄格萨尔》最大特色,是寓复杂于单纯。复杂是表象,是衍义;单纯才是史诗根源,是本真。史诗产自人类童年,孕于人类童心。童心特质,是认知、念想、情感的纯真。纯真之心,可包罗万象。书中最可爱的段落,是唐赛说阿扎国谷仓,“里面有青稞的父亲章杰,母亲第雅,女儿格托,儿子扎仁,孙子堪第,孙女索喜,舅舅扎通,姨娘玛章,还有青稞长官玛达,僧人阿达,男仆尼杰,女仆喀热,青稞的家族全在这座粮食城中。”不只说青稞实物,是说青稞的“央”(可复制的亲本);如些生动意象,不惟万物拟人,疑是驯化青稞的远古信息。

《英雄格萨尔》不仅是一部令人赞叹的史诗读本,且创造了一套史诗编纂法度,可供后人学习、借鉴、研讨和继承。

二

英雄史诗主旨,是讲述英雄事迹,塑造英雄形象。《英雄格萨尔》于此尤为用心,众多英雄让人倾慕,刻骨难忘。其中,汉妃之子、格萨尔的哥哥嘉察形象,特别值得一说。嘉察天生武勇,嫉恶如仇,性格火爆刚烈,英雄气概无人能及。在《霍岭大战》中,浴血冲杀,奋战不休,虽死于霍国大将辛巴梅乳泽之手,然而精魂不散,化为鹞鹰,不能驰骋疆场,也要以霍国鸟雀为食,不饮敌酋血,誓死不还魂。此人是英雄中的英雄,最能体现史诗精神。

格萨尔是第一英雄,贯穿全书,形象更为生动复杂,有时还颇出人意表。例如天界遣使,过境就有波折。神子推巴噶瓦(格萨尔前身)竟不想服从使命,九次躲避,花样百出,让神佛满世界找寻,与人们对天界神祇的想象迥然不同。这让故事情节曲折跌宕,引人入胜,且发人深思:为什么神子不受派遣?是顽皮叛逆,还是害怕担当?是好逸恶劳,抑或是不愿成为神意暨命运的驯服工具?究其原因,无非人性。人性与神性间的矛盾张力,扩大了格萨尔形象的阐释空间。

后来,格萨尔来到哥哥嘉察战死之地,不知哥哥化鹤飞来想与他叙生死契阔,差点一箭将鹤子戳死。危急关头,战马开口,训斥格萨尔:“啊呀!没头脑的格萨尔呀!你真是那种‘皮肤虽白而毫无知识,地位虽高而毫不懂事’的人哪!你天天思念哥哥,哥哥来了你却拿箭去戳它,那鹤子就是奔巴嘉察呀!”在《姜岭大战》中,战马亦指点并调侃格萨尔,同样俏皮生动,富有娱乐精神,彰显爽朗心态。战马与骑士生死相依,相互间必须直言无讳。更重要的是,这也揭示了,格萨尔是神子亦是凡人:故经验知识不足、智力思虑不周。神马的批评,是在格萨尔征战四方的起步阶段,他还在成长,还有进步空间。

格萨尔不辱使命,率岭族征战四方,弘扬白

色善业,创建无量功德。征战过程却并不简单。例如,索波之战前,神灵已发出预示,格萨尔心生倦怠,对神灵预示装聋作哑,既不召集人马,更无进军意图,说是闭关,却不见修行。天神无奈,只得降下噩兆,迫使他行动。又如,在阿扎之战中遇险,授记神灵来迟,格萨尔着急光火,竟与神灵吵架,大骂神灵“好像醉汉口

中吐乱言”,“又像乌鸦哀鸣惹人气!”神子人性,可见一斑。

更突出的是,格萨尔远征归来,闻爱妻阿达娜姆已死,悲痛万分,上下求索,发现爱妻魂在地狱中,即刻展开营救,怒吼三声,震撼冥府。这一行为,明显有个人动机,因深爱阿达娜姆,不惜身入地狱,对抗阎王,不救爱妻誓不还。这也是对命运的挑战,作为神子征战人间,不过是天神工具,少有个人意志发挥,到此刻,他要为自己而战。然而他是军王,亦是法王,要对抗阎王,拯救阿达,不能杀戮,只能协商。阎王开价,要他一天内塑佛像千尊、写经九百部、造佛塔千座,就只能照做,且有附加条件,救阿达娜姆,须同时拯救地狱里十八亿魂。

超度亡魂经过每层地狱,都有阿达娜姆和格萨尔对唱,十八亿亡魂伴唱,如大型音乐剧表演,缠绵悱恻而气势恢弘,是史诗高潮,也是音乐华章。面对惊悚恐怖情景,阿达娜姆不断重复:“我越过那里很恐惧”,格萨尔不断鼓励:“跟着我格萨尔大王来”。生死关切,情意绵绵;体贴入微,真情昭彰。11大段对唱中,呈现各层地狱的恐怖情形,阿达娜姆不断询问,格萨尔逐一回答,解释残忍、贪婪、杀生、欺凌、淫荡、抢劫、诈骗、偷盗、污秽、忤逆、吝啬、懒惰等人间罪孽的报应。与但丁《神曲》不同,这里有解构地狱幻想、启迪



自心智慧的提示:“……再说那阎罗王他,如认识时是自心,此心普照一切明,不认识阎罗是他身;那敏捷狱卒五臣子,如认识是自身的五指,如不认识看他是五臣;阎王的那个孽缘镜,如认识它是自己的眼睛,不认识它是孽缘镜……”洞悉个中奥秘者,即得自由。在此情境中,格萨尔形象的同一性与复杂度同时得到提升。

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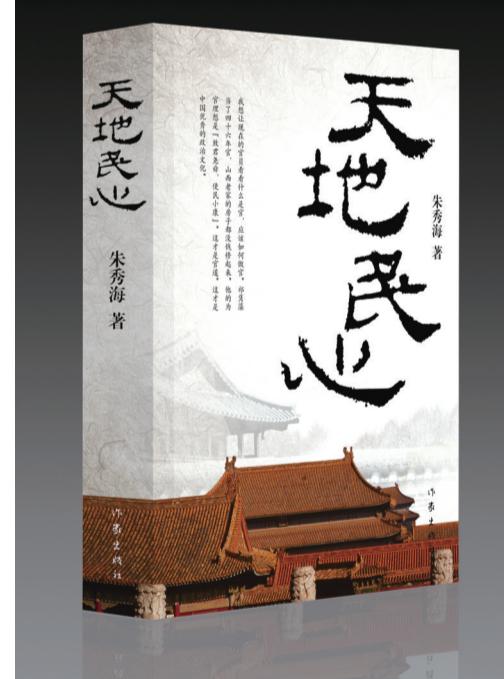
本书装帧设计很有特色。精装五册,厚重大气,凸显史诗庄严。五册书分别用蓝、白、红、黄、绿等不同色彩作面,如五色哈达,作吉祥寓意。封面史诗人物唐卡,形象生动夺目,民族气息浓郁。编辑用心精细,散文宋体,韵文楷书,对比分明。

《英雄格萨尔》形神兼备,但百密难免一疏。例如,将象雄之战安排在祝古之战后,祝古已覆灭,象雄谋臣谢钦尼玛俄登仍劝国王投奔祝古,有顺序颠倒之嫌。再者,《英雄格萨尔》采用分章形式,全书220章,每章有双行标题,虽无不可,但若既分部再分章,或许更好:一是纲目更加清晰,二是透过“地名+财宝+宗”规范命名,可见部落战争的历史底色,亦合艺术人类学“事实的多重性”之说,便利于读者体察历史遗痕。当然,这只是白璧微瑕,不掩异彩神光。

文摘

重聚首祁冯同忧国

初定情真隽双换灯



的书我都读完了呢,没想到还漏了这么一本!”他急忙捧书回到案前,忍不住又朝小花园方向瞅了一眼。

宿藻提着一盏并蒂莲花灯向书房走来,就听书房内宿藻一个人正在拍案叫好:“好文章!太好了!……天之利下民,其仁至矣!未有美于味而民不知者,便于用而民不由者,厚于生而民不求者。然而暑雨亦怨之,祁寒亦怨之,己不善而祸及亦怨之,己不俭而贫及亦怨之。是民事天,其不仁至矣!”宿藻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口,停下脚步。他比宿藻小两岁,生性好动,顽皮机灵,与宿藻的性格正好相反。宿藻此时屏息静气,躲在门边站立,听宿藻继续自言自语,打算吓他一跳。书房内,宿藻又大声朗读起来:“天尚如此,况于君乎?况于鬼神乎?……”忍不住再次拍案,“不错,老百姓对天都这样,对待皇上和鬼神当然也是这样!”他继续读下去,“有帝天下、君一国者,可不慎欤!”宿藻听得迷迷糊糊,忍不住一跳进了门,叫:“嘿!什么书呀,看得这么得意儿!”宿藻吓了一跳,回转身,见是宿藻,摆摆手,道:“别闹别闹,这书有趣!”宿藻好奇地凑近前来,问:“五哥,到底什么书呀,让我也瞅瞅!”宿藻兴奋地把书拿给宿藻看,道:“好文章啊,没想到爹还藏着这样的好书不让我们看!”宿藻扳过宿藻的手来看书,道:“《唐宋文选》,没听说过。这是谁的文章?皮日休,《原谤》——”宿藻这一会儿的心还在文章上,道:“六弟,你听这些话,太厉害了,太胆大了,太痛快了!”他禁不住抑扬顿挫地往下诵读:“呜呼!尧舜,大圣也,民且谤之;后之王天下,有不为尧舜之行者,则民扼其吭,其首,辱而逐之,折而族之,不为甚矣!”宿藻听得一头雾水,宿藻指着那段文章解说道:“皮日休是说,就连尧舜那样的圣君,老百姓还要说他们的坏话,后代的君王如果还不如尧舜,那么老百姓掐他的喉咙,揪他的头发,羞辱他,驱逐他,将他从龙位上拉下来,甚至灭掉他的家族,就一点儿也不过分了!”宿藻大惊道:“快住嘴,你要死了!”宿藻猛然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话,不觉脸色大变,这时门外匆匆走进一位中年人,清癯消瘦,举止儒雅,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凛然之气,正是祁宅的主人、户部郎中祁韵士。兄弟俩急忙垂手而立,恭敬地唤道:“爹。”祁韵士拿过宿藻放在案上的书,微微变色,重新藏进书橱,生气道:“让你好好念书,你怎么乱翻,这种书也是你看的吗?”宿藻看着祁韵士,有些委屈道:“爹……”外面忽然传来老四成藻的喊声:“爹,隔壁冯伯伯看你来了!”祁韵士看了他们兄弟一眼,刚要迈步,又回头对宿藻道:“以后让你读的书你就读,不让你读的书不要乱翻!”说完就匆匆走了出去。

宿藻对成藻做了一个鬼脸。宿藻脸上有点儿挂不住,扬起手要打他,看到宿藻手中的灯,岔开话题道:“嗨,这灯好漂亮!”宿藻一拍脑袋,道:“哎哟,看我,差点儿把大事忘了。小花园冯

家后门那儿有人等你!”宿藻心中一震,口中却叫道:“胡说!”他半推半就地被宿藻拉出门外。这时,一个身穿重孝的姑娘用托盘端着一碗油茶正从长廊那端走来。她形容端庄,一身缟素,不知为谁穿着重孝。远远看见宿藻被宿藻拉出了书房,她忽然想到了什么,陡然站住,一颗心像是被人猛击了一拳,疼起来。

成藻提着一盏并蒂莲花灯兴冲冲地从大门外走进来,瞅见那姑娘,眼睛为之一亮,一跳站在她面前,欢喜道:“玉环妹妹!”玉环一惊,下意识地避在一边,道:“成藻哥,你吓了我一跳。”她不理成藻,端着油茶走回去,成藻是个实心的孩子,他喜欢玉环,今天特地从长椿街灯市为她买回了灯,她却不愿意接受。至于为什么,他不明白,因此心里也不快乐起来。

三

一团乌云不知从哪里飘来,使元宵之夜的月色暗淡下来。远处的天空焰火迸放,虽转瞬即逝,却绚丽耀目。祁宅客厅前,匆匆出迎的祁韵士对来宾拱手笑道:“叔阳兄大驾光临,祁韵士蜗居内马上蓬荜生辉,请请请。”年过不惑、身板却依然十分挺拔、显得健硕有力的冯叔阳哈哈一笑:“鸣皋,你我比邻而居,拆了围墙就是一家人,也来这套虚的!”冯叔阳的宅院就在祁宅的隔壁,当时二人同年中进士,同年做庶吉士,后来又同年进了国史馆做编修,闲暇时光,品茶弈棋,谈古论今,相交莫逆。后来冯叔阳被朝廷放到淮南道任道台,冯宅一直空着,只留一个老仆看管,祁韵士仍是不时地前去照看。祁韵士笑道:“有道是此一时彼一时,十年不见,你一朝回京,马上成了朝廷里炙手可热的人物,眼看着就要出将入相,祁韵士区区四品户部郎中,焉敢不敬?”冯叔阳笑着摇摇头道:“快别说了,都是些传言,传言!”

这当儿,紧挨着祁宅的冯家后花园小门内,丫鬟暖儿替小姐妙真提着一盏并蒂莲花灯,站在门后,不时跳一跳,目光越过院墙,探望祁宅那边的动静。这扇小门若是打开了,对面就是祁家后宅的小花园。听到有脚步声传来,暖儿悄悄叫了一声:“小姐,来了来了!”妙真一将她的嘴捂住。暖儿调皮地做了个鬼脸,回手又把灯交给妙真道:“给你,别忘了这个,待会儿会给他,今儿可是元宵节,有情人换灯的日子!”妙真白了她一眼,嗔道:“去吧去吧,多嘴!”

小花园那边的祁家小花园内,宿藻和宿藻一前一后走过来。宿藻将手里的灯交给宿藻,道:“哥,我走了,这儿用不着我了。”然后调皮地笑着跑开。宿藻走向小门推了一下,却推不动,低声唤道:“妙真,是我,我来了。”妙真在小门那一边低声道:“宿藻,真的是你?”宿藻道:“妙真,快开门,放我过去。”妙真双手捂住脸道:“不,我不能。”宿藻急了,连声道:“妙真,快开门,你都走了十年了,今天刚回来,总得让我见见人吧!”妙真不意

识地用双手去堵那门,道:“不,你别过来。我爹这会儿上你们家……提我们俩的亲事去了。”宿藻高兴地跳起来,欢声道:“真的,冯伯伯真是来我们家提亲了?”妙真大惊,嗔怪道:“别嚷嚷,让人听见就不好了!”停了一下又道,“哎,我问你,你为什么到这儿了还没有定亲呀,你不会是没有人家要吧?”说完了自己偷偷发笑。宿藻背靠小门坐下来,道:“这些年我在京城里,可有人给我提了好多个亲呢,不是富室千金,就是公侯家的小姐,我有好几次都动了心,只是——”他故意拉长了声音,不往下说。妙真果然急了,道:“你……你都动心了,为什么和人家定亲哪!”宿藻暗笑,道:“嘿,我到这儿还后悔着呢,谁让我小时候年年元宵节都在这个小门这儿,跟一个黄毛丫头换了灯呢!”妙真被宿藻的真情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。宿藻道:“我还知道,十年都过了,这个黄毛丫头已经长大了,为了我们当年的海誓山盟,她在淮南,谁家的聘也不受,她心里一直都想着我呢,我怎么能负了她呢!”妙真泪花涌出来,站起身,“哗啦”一声拉开门闩。宿藻一惊,跳起来叫道:“妙真!”妙真低着头,将手里的灯递过去,道:“给你,拿着!”宿藻动情地唤道:“妙真——”妙真轻声道:“记住,冯妙真至死都是你的人,这一辈子你都不能负了我!那样我可不答应!”她又掏出一只同心结递给宿藻,道:“拿着,从淮南回京城的路上,想着要见你,晚上一针一针绣的。你要天天系在身上,见了它,就当是见了我。”宿藻激动地连连点头。妙真帮他把同心结系在脖子上,塞进内衣,道:“好了,我走了。”宿藻急忙拉住她道:“别走,都十年了,再待一会儿。”妙真回过身来,二人久久地拥抱。妙真喃喃道:“宿藻,快过来吧,我真的已经大了。再不要,我就老了。”言毕忽地推开他,道:“我走了。元宵要醒了。”宿藻虽不舍,却也只能看着她走出小门,把门关上。后来,就连脚步声也听不见了。

这时宿藻猛地从竹丛后跳出,叫道:“好一个秀才,做的好事,这回可叫我逮着了!”宿藻大羞,扬起手要打他。宿藻一笑躲开,跟宿藻转着圈子喊道:“哎,你要是敢打我,我就告到爹那儿去!一个读书的宋玉,成了个和邻家女子私订终身的登徒子!”继而反身扯住宿藻道:“哥,我帮了你这么个大忙,你得陪我出去逛逛。今晚长椿街灯市,可热闹了!对了,你将我的灯换给了妙真姐,得还我一盏灯!”宿藻道:“我没钱!”宿藻急道:“你有你有,娘给你的点心钱,你都攒着呢!”宿藻今晚再也无心读书了,说:“就这一回,咱们走!”两人瞅着没人看见,从后墙上爬了出去。

小花园里发生的事情还是被一个人看见了。玉环一直站在远处灯影里朝这边望着,把什么都看在眼里。宿藻和宿藻走了好久,她仍旧呆呆地在原地站着,眼泪涌上来,接着,一转身飞快地跑回去。

(摘自《天地民心》,朱秀海著,作家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)